



坦 言 集

若愚
著

广州市穗郊侨讯社编辑出版

坦言集

若愚 著

广州市穗郊侨讯社编辑出版

坦 言 集
若 愚 著

广州市穗郊侨讯社编辑出版

广东省南洋印务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数1000册

1998年7月第一版 1998年7月第一次印刷

目 录

1/ 序

阮志远

第一辑

- 6/ 林语堂还是中国人吗?
- 9/ 食而思乡——中国人的自豪
- 12/ 恳诚与黄长潜先生一谈
- 17/ 闲谈略说办报纸
- 20/ 继续发展有益身心的文娱活动吧!
——对通惠总局的希望之一
- 24/ 为安置我们的老侨而努力吧!
——对通惠总局的希望之二
- 27/ 喜见长江后浪推前浪
- 29/ 给出席“八大”全会代表们的公开信
- 32/ 略谈侨社情况和未来展望
- 39/ 祝贺公言报创刊八十周年
- 42/ 第十五届全侨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有感

第二辑

- 46/ 标拉今年水灾详情
- 51/ 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侨乎
- 54/ 再见吧！全国人大侨委会的贵宾
- 57/ 喜见通惠总局日新又日新
- 59/ 广州蓄能水厂参观记
- 61/ 秘鲁的侨社组织

第三辑

- 64/ 看书容易读书难
- 66/ 谈读书人和读书的人
- 68/ 道德与文章
- 71/ 相见恨晚
——同广州三位作家聚会
- 73/ 答谢硕之先生赠联
附：给若愚先生赠联（硕之）
- 76/ 鸦湖乡和五儒祖的来历
- 79/ 我的启蒙恩师沈冠勋
- 81/ 回忆母亲
- 84/ 念慈亭题记
- 86/ 我认识的阮志远及其《芳魂》

第四辑

- 90/ 1989年回国游览记
111/ 1992年回国游览记
125/ 一次不愉快的旅行
131/ 越南、泰国之旅
136/ 昆明之旅
139/ 西双版纳之旅
143/ 海南岛之旅

第五辑

- 147/ 哭祭曹门叶氏祖母
149/ 祭曹仲南叔公
150/ 浩津三叔逝世周年祭

挽联：

- 152/ 悲吊周总理恩来
153/ 曹天石宗伯千古 曹湛超宗伯千古
154/ 曹浩津三叔千古 曹锡炉宗兄千古

第六辑

诗词：

- 156/ 中秋节偶拾（二首）
157/ 清明节感怀（三首）
158/ 祝曹炳培宗伯伉俪荣归祖国（五首）
160/ 奉答秘京李向华世谊
 附：奉贺标拉东方大旅店曹敏锋世谊（李向华）
162/ 答谢方达人先生赠诗拜年（二首）
 附：酬奉曹敏锋先生新年快乐（方达人）
164/ 中秋晚上漫笔（三首）
165/ 岁暮有感（二首）
166/ 偶感
167/ 中秋节有感（五首）
168/ 自由 观世
169/ 杂感
170/ 庆香港回归现场见证
171/ 答谢白云区侨办、侨联、穗郊侨讯社
172/ 岁末咏怀
173/ 忆神州 自度曲
174/ 人月园
175/ 《坦言集》读后 梁伯彦
176/ 编后记 王坚辉

序

阮志远

我与秘鲁侨领曹敏锋（笔名若愚）先生神交久矣！

《穗郊侨讯》自 80 年代初创刊以来，曹先生就是一位忠实的支持者，我经常在这份刊物上看到他的文章，并从他的为文联想他的为人，进而产生了想见其人，与他交友的强烈愿望。时至近年，我才有幸一连几次与文友王坚辉、梁伯彦一起和他会面，彼此相见恨晚，视为知音，交谈甚欢。这次，我拜读了他的《坦言集》书稿，不禁击掌赞叹：果真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啊！

曹先生出生于禺北鸦湖乡（现白云区人和镇）。他 7 岁入学，品学兼优，读初中和高中时跳级升班，缩短了两年半时间，不足 16 岁便考上大学。建国初期曾在广东省委机关工作，后转赴各县。“反右”前夕，也许预感到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席卷中华大地，他毅然弃政从商，远赴秘鲁谋生至今。《坦言集》收入的评论、散文、游记、诗词等，大部分在秘鲁《公言报》和广州《华声报》、《穗郊侨讯》等报刊发表过，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现在，曹先生将他旅秘数十年的心血之作结集出版，使祖国的文苑又增添了一朵香花，使我们的人生旅途中又加多了一道风景，是值得向他表示祝贺和致以敬意的。

纵观《坦言集》，赤子之心，跃于纸上；作者凛然正气，缭绕全身。我从中获得一个鲜明印证：文品出于人品，人品高于文品。

评论，是表达作者对人和事的立场观点的一种文体。曹先生对此可谓驾轻就熟，他的评论尖锐泼辣而又有理有据。无论是驳斥林语堂大肆诋毁祖国的谬论，还是回击秘鲁有人发出不买祖国出产的“共产米”的叫嚷，曹先生都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他在《继续发展有益身心的文娱活动吧》和《为安置我们的老侨而努力吧》两文中，则语重心长地对秘鲁华侨组织——通惠总局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和恳切的希望。多次荣任秘鲁全侨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的曹先生，除关心维护侨胞的权益外，还重视支持侨社的思想组织建设，在《略论侨社情况和未来展望》中，他针对通惠总局出现的一些矛盾，提出了解决办法，同时有力地揭露了不利于团结的流言蜚语，要求侨胞信任和支持侨社，大家齐心协力推进侨社工作。他的宝贵意见深得侨社和侨胞的采纳，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众多的文学样式中，能淋漓尽致地抒发作者真情实感的恐怕是散文了。曹先生的散文，洋溢着爱国思乡、敬老念亲的殷殷之情和拳拳之意。《我的启蒙恩师沈冠勋》和《回忆母亲》，是曹先生的散文力作。前文对沈老师的博学多才、桃李满园，进行了生动的叙述，对沈老师后来因生活作风未能克己而被迫离开教育工作，表示了极大的惋惜。后文描写母亲生前从小给他灌输儒家思想，教他做人要有孝心，有骨气，要像白灰一样清白，为感激慈母养育教诲之恩，他每逢母亲节和清明节，都在异国面对东方跪拜……这两篇记人散

文，笔法流畅自然，感情真挚朴实，动人肺腑。至于他的三篇祭文，更是血泪文章，那种因祖母、叔公和三叔仙逝而“心痛欲绝”、“言有尽悲无穷”的情愫，流露字里行间，催人泪下。

游记属于散文的范畴，既可咏景状物，也可记事写人。曹先生得心应手地写了许多游记，他笔下的天地是宽广而多彩的，他的笔尖引导我们的神思在华夏的名胜古迹里愉快地徜徉，使我们能亲切地感受到北京故宫的雄伟、西安古城的苍凉、重庆雾都的神奇、桂林山水的妩媚、海南宝岛的绮丽、西双版纳的民俗风情，以及珠三角和家乡欣欣向荣……还引导我们的神思飞越国境，去欣赏新加坡、泰国、越南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以赞为主，有赞有弹，是曹先生游记的一大特色。他在强烈的责任心驱使下，每到一地方，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凡是他认为不是或欠妥之处，都毫不留情的加以批评，并极其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改进意见。这些金玉良言，对海内外旅游事业的发展和完善大有助益。

诗言志。曹先生的诗词，内容广泛，无论是述怀追忆，还是祝愿、酬答，均为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情真意切，扣人心扉。

《坦言集》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曹先生的政治文化生活和心路历程，而且从一个侧面记载了秘鲁侨社的史实，可以说是一本弥足珍贵的著作。

曹先生写文章，习惯从右至左竖写在白纸上，他的作品大都在匆忙的情况下一挥而就的。他的才思敏捷，确实令人钦佩。但因写得过于仓促，加上欠缺加工提炼，就难免出现

或粗陋或重复之处。某些个人见解，也有失之偏颇之嫌。指出这些瑕疵，对商人侨领一身兼，长年累月忙于商务和侨务的曹先生来说，也许是过于苛刻吧。

曹先生一生爱国爱乡，敢说敢为，淡泊名利，热心公益，坦诚待人，公正处事，在秘鲁侨胞中享有崇高威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了启示后人，在百忙中挤时间写出了大量富有意义之作。我认为，他的人品和文品，对我们为人为文是大有借鉴作用的。

是为序。



第一辑

林语堂还是中国人吗？

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我非亲共份子，更非共产党人，只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亦非作家，更非政论和哲学家，只是一向宗旨抱着要有良心和加上正义感做人的一个极普通中国人。当然，这个正义感的范围是很广的，它起码包括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和语言，能分辨善恶。从报章看到所谓博士的林语堂先生大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感到羞愧和痛心，故不能再沉默了。

正月十六日 *Expreso* 中报载圣马哥大学文学教授化冷诗哥云尼索博士说得好：“林语堂并不是哲学家，更不是文学家，他只是美化式的政论家……。”我说：林语堂先生做一个作家的基本条件也没有。我们必须明确，作为一个真正作家，他（她）的写作不是为了名利，更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人类生活的更崇高和美满，也是为了呼起人类的天良向恶性的和坏的东西斗争。所以很多革命导师给予作家们“人类灵魂工程师”光荣称号。然而，林语堂先生在元月二十五日在和利华大酒店召开记者谈话会时却说：“人生是很短暂的，因此要尽情享受。”作为一个作家这样鼓励别人自私自利，只顾追求个人享受，如此恶劣品质的人，能配“人类灵

魂工程师”的光荣称号吗？谁肯读他的作品？要知道，今天世界之如此大乱，就是有些人要个人尽情享受，不顾一切欺凌和掠夺其他弱小民族与国内人民，从而达到这些人尽情享受的欲望。假如这些人认为“人生是短暂的，因此要尽力为人类有益事业多做点工作”，这样世界就不会大乱了。

第二点，一个作家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和语言，更要热爱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就是酷爱和平。然而，林语堂先生在当日记者招待会上却说：“北京和莫斯科不相同的地方，是莫斯科已经把很多邻国吞到肚子里去，因此他们感到快乐就谈和平共处。北京则相反，他们还未把邻国吞下，他们感到饥饿。如果把日本、德国、老挝、越南和印度的一部分吞了一了腹，他们也将会和平共处的。”莫斯科如何将邻国吞下，这点我不想辩论，因为我早已明言非亲共份子了。

但我要问：谁首先和印度订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举世皆知是北京人民政府。中共执政已有十三年了，但何时出兵侵扰那一个邻国，不要说远在欧洲的德国了，当然，以中共现在军事力量是少有国家可相比的，但我相信中共过去和现在，也许将来从未有想到去侵扰邻国啊！因为我相信他们并非爱好战争者，否则他们早已用武力收回自己的领土香港、台湾和澳门了。也许林语堂先生说：“曾在一九五零年出兵朝鲜啊！”对的，一九五零年中共确实出兵朝鲜和朝鲜人民将帝国主义侵略军打得要求谈判。但是林先生必须明白，当时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整个战火矛头指向我们的重工业区——东北。与敌人在屋内打，倒不如在屋外作战，为了保卫国土安全，所以北京人民政府只好被迫出兵，这是纯然为了

自卫被迫出兵啊！和平谈判后中共即撤退军队，这是铁的证明是为了自卫，并非侵略。

现在我更要问：北京是谁国的领土？北京是什么人的首都？举世皆知，北京是中国的领土，是六亿多中国人的首都，台湾只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蒋介石先生也没有否认，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蒋先生要从台湾反攻大陆，再行执政。然而，林语堂言下之意好像他不是中国人，十足像站在别国的立场去评论莫斯科和北京，故大肆诋毁自己的祖国，说什么还未将邻国吞下，所以反对和平共处……等。他和一向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们的口吻，毫无区别，这是作为一个作家对待自己的祖国应有态度吗？

从上述例证，我认为林先生没有一点作家应有的道德品质，所以我说林先生做一个作家也没有条件。假如硬要我承认林先生是一位作家，那我只能说林先生是一位洋奴化的作家，而决不是中国人的作家！

不可否认，林语堂先生在写作艺术和技巧而言，确有独到之处，且有些作品，紧密衔接，无懈可击，但从道德品质以言，没有一点作家气味，呜呼！痛哉！台湾出这样在异邦大肆诋毁自己祖国的作家，做一个中国人羞愧矣！

刊于《公言报》1962年2月8日

食而思乡

——中国人的自豪

我们中国有句古训“食而思亲”。然而，今天我却有“食而思乡”之感，因为中国大米有史以来首次运达秘鲁，供应当地人民生活之需，也使千万侨胞享受家乡米之佳味，谁不欢欣雀跃？除个别有特殊任务的人例外，笔者认为这些人不算是侨胞，虽然他们也侨居异邦，但是他们来异邦目的不是为了谋生，而是有某种任务，故往往抱有政治成见。凡是这种人，笔者认为不能和我们纯正为谋生而至异邦的侨胞同论。当地人民也普遍拍掌称快，说中国大米不仅价廉，且白净味香，群众常说“要中国大米，不要乌拉圭大米”。最近，本埠的中国大米未运到，群众不断追问：Paisano ya no hay el Arroz de su Tieria? Por que no traen bastante a nosotros nos gusta mucho! 侨胞们，当你听到这些话，面对着这些群众时，会感到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骄傲和自豪吗？笔者深感自豪！未知读者们有此同感否？

奇怪的是，有些人竟然叫侨胞堂堂正正站出来响应不买“共产米”的“爱国运动”，真是幼稚得可怜！请问米也有分共产米和资本米的味道吗？假如我预先不告知你米的来源，阁下能吃出是“共产米”或是“资本米”吗？真是愚不可

及！再说，中国人买中国大陆的米，便定罪为不爱国！请问每天高叫爱国的老爷们，满脑袋洋奴思想，天天在报章上诋毁祖国建设与成就，另方面美国佬打他们的屁股还高呼谢主隆恩，这才是爱国行为吗？真是岂有此理！

作为一个纯正的侨胞，我们不管中国大陆运米来也好，台湾国民党运米来也好，我们都是欢欣荣幸的，因为使我们侨胞在国际地位上提高，有什么不好呢？只要是中国的货物，我们就感到自豪，纯正的侨胞是没有政治成见的，大陆来的与台湾来的一样高兴和自豪！笔者常看到有个别人在报章无理取闹，真是痛心疾首，简直除了裤露个屁股给异邦朋友看，中国人的脸给这些个别民族败类丢尽了，呜呼！

有些人硬说中国大陆米既不好吃，也不好煮。这容易解决，笔者建议，这些人马上请求台湾运几万吨价廉靓米前来，一救秘鲁人民缺米之需；二给侨胞享受祖国靓米之香味，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何必尽以低级趣味为能事，在报章指骂，耻笑异邦！

又有些人说，这些米不是中国米，中国没有这些圆粒短小白米的。也许有些老华侨确实未见过这种米，尤其是民田区出身的华侨。笔者对此种米略有所知，谨此奉告，这种米名叫“小雪谷”，又名“粒仔”，有些象糯米性质。原产浙江一带，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区也有种植，但为数不多，禾身短小粗硬，一般约一公尺高，很粗生，但禾穗多而长，且比一般谷重秤，也许它本身饱满之故，一九五四年广东省禾稻选种改良小组，将这种谷用盐水选种法，除去一切杂质，选种改良后产量更高，千斤亩则多用选种谷种，肥沃良田亩产千斤以上，一般也产六七百斤。据以前华南农学院的同学来